

戏剧杂文集

等待情結

羽之野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我曉得看了這

本報的人大多

不介說上書

羽之野



大漠寄语

大漠空旷，戈壁遥远，大漠人质朴，纯真，无悔无怨。我们把生命的一多半时间都在大漠上度过了，我们用笨拙的笔记下了对大漠的爱，记下自己在大漠上停留过的每个驿站。

自先秦汉唐以来，莽莽大漠就是被文人骚客多情关注的地方。留下了“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千古绝唱。我们的文章稚嫩，只能是大漠上几朵无名小花。然而，正像边塞诗人岑参所描写的“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我们愿和热爱大漠的朋友一起书写花开边塞的新时代。写出大漠的瑰奇情愫，写出雄健惊人的大漠风光。

包头市文化局 包头大漠文化艺术中心
一九九八年四月

目 录

序 赵士林

名剧名家与无名之论

戏剧——人类的理性之花 … (7)

从文化层面的高度来看剧中人物
..... (16)

疯狂乎 清醒乎 (27)

如果女歌星真的秃了头 (33)

“灰阑”的升华 (40)

女人——你认识她们吗 (47)

莫里哀之“哀” (57)

隐现在破与立之间的 (63)

岂有只认指环不认人的荒唐	·	
.....		(71)
等待情结		(79)
欧那尼之战		(85)
毒脉新识		(93)
就由骗子说起		(101)
这是哪个世界里发生的事情		(109)
再从骗子说起		(119)
鞭打国王		(130)
可尊敬的妓女		(140)
求真求美何以等同于恶		(149)
现代剧评		
悲剧传统与人本精神的底蕴	·	
.....		(161)
漫议中国歌剧《舍楞将军》		
书后赘语		(169)

序

□ 赵士林

记得克罗齐说过：“诗人在批评家中死去。”此话深得我心。每看到那些装腔做势、自命不凡、故弄玄虚、不知所云的“批评”时，特别是每看到那些挥舞棒子、乱扣帽子、僵化干瘪、陈词滥调的“批评”时，我便立刻想起克罗齐的这句话。中国式的“批评”太猖獗了，猖獗得一个时期内几乎没有了作品，而只剩下“批评”。这种“批评”的流风余韵，迄今未绝。因此我一直对“批评”深恶痛绝，但康强先生的戏剧批评论文集“名剧名家与无名之论”，却给了我另一种感觉。

首先令我发生兴趣的是这部文集的结构。它在评论戏剧，它自己的结构竟也像精彩的戏剧那样引人入

胜。它借助着从《俄狄浦斯王》到《莎乐美》那些惊心动魄的历史名剧所焕发的情节魅力，巧妙地将自己的感喟、议论、评价、思索融进去，引出来，剧情和评论，跳进跳出，若即若离，似游离实呼应，似跳脱实执着。就是这样一种戏剧般的戏剧评论，迫使我一步一步地走进阅读深处。

康强先生布下的结构，是在营造一种人生和戏剧的对话与交流。他借戏剧谈人生，又借人生谈戏剧，令人惘然、迷惑、又令人憧憬、探寻——是人生像戏剧呢，还是戏剧像人生？康强先生是在谈论戏剧，更是在体味人生，这样用灵魂来吟哦，用心血来抒写的批评，本身就是一种艺术生命，一种文化求索。

毋庸讳言，我对这部集子中的某些看法并不赞成，但我欣赏康强先生那种出乎戏剧、入乎人生，又入乎戏剧、出乎人生的评论风格。这种风格使人生多了一点儿引人注目的波澜，又使戏剧多了一点儿贴近生活的真实。说到底，戏剧不过就是框起来的人生，人生不过就是拆掉框子的戏剧。戏剧家和批评家的本事，都在于如何摆弄那个框子。如果说戏剧家的本事主要在于给人生安置框子，以在审美距离中形成艺术；那么批评家的本事就主要在于拆掉这个框子，以使艺术和人生往复交流。我以为，康强先生很懂得批评的此中三昧。

戏剧可能是一种已经过了时的审美样式，至少它已不可能再是流行的审美样式，但艺术的永恒魅力，往往是在热热闹闹的流行后，方能见出。尼采说得对：那

飘逝的是永恒的。读康强先生的文集，会唤起你对那伟大艺术的心驰神往，会激活你对那永恒魅力的深切感受。仅仅如此，便已功莫大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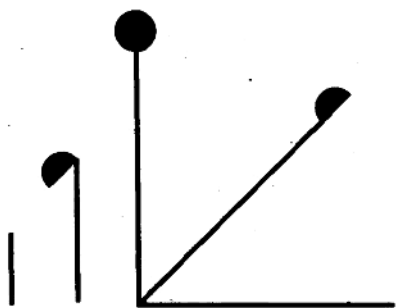
谨序！

1998年3月29日

于北京劲松



名剧名家与无名之论





戏剧——人类的理性之花

人们常说小说是语言的艺术，戏剧是结构的艺术。可我总思谋着，或该称戏剧为理性的艺术更恰切些。这无论是从戏剧家不像小说家那样偶得琦思便一气呵成的创作状态上；还是一出戏的出台须八面来风，各路神仙众星捧月的难产程度上；还是戏剧所拥有的那种融娱乐与教化，透视人情彪炳时代的价值上，都闪耀着人与艺术的理性之光。

前几天，我为包钢的一个文学社准备了几节戏剧理论课。在又一次翻阅古希腊悲剧时，我的上述感觉再一次冲撞了我的思维——戏剧，在古希腊悲剧的这个宏伟源头上刚刚诞生时，就是带着理性的芒刺问世的。

无论是从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可以这么说。

常说是劳动创造了人类。这话不错。可我又要说，是理性创造了人类。

这话偏执吗？

待我们一起看看这出痛切千古的人生悲剧——《俄狄浦斯王》吧。

古希腊忒拜城的拉伊俄斯国王是位贤明君主，与王后伊俄卡斯忒相亲相爱，但膝下无子女。一天，他们到郊外神庙求祈于阿波罗神。神的回答骇人听闻，说他们将有个杀父娶母的儿子降生。

夫妻俩忧心忡忡地等待灾难降临。

不久，王子临盆，婴儿十分可爱，夫妻俩爱不释手，可又不能忘记神示。他们决心与命运抗争，于是就命一位牧羊人把钉住了脚的婴儿弃往荒山，任由饿死。

牧羊人不知国王和王后为啥这样狠心。他在忒拜国与科任托斯国交界处遇上了邻国的牧羊人，诉说了自己的为难。不料科任托斯的牧羊人说：你把孩子给我吧。我国国王和王后想儿子都想疯了。

两个牧羊人都喜出望外。

我们无法悉知人类理性生成的漫长过程。但我们能从人类无理性的时代找到些反面的影子。这里我们

暂不说东方的尧舜禹时代，舜王如何不去理会他的弟弟——象，调戏自己的妻子，禹王又如何跟涂山女野合，仅古希腊传说中奥林庇斯山的几代神仙的原始的荒唐，就足够听闻了。

传说，众神之首乌拉诺斯是与自己的母亲该亚媾合而生下提坦神、独眼巨神和百手巨神的。后来这三个儿子或称兄弟又被乌拉诺斯囚禁。地母该亚为救自己的小儿子请来她与乌拉诺斯的另一个儿子克洛诺斯，让其用镰刀阉割并推翻了父亲，篡了神位。而克洛诺斯又跟自己的姐姐瑞亚婚配，生下宙斯和赫拉。结果，宙斯和赫拉不但也成了婚，还生下一群小神仙，并且抢了父亲的权，把父亲囚禁在地牢里。主神宙斯还四下里拈花惹草。

这样一说，我们对《俄狄浦斯王》中神示的“杀父娶母”就找到了些氛围依据。当然，这也是戏剧家大做文章的发端。

婴儿在科任托斯国成了王子，名曰俄狄浦斯，后来长大成人。可他耳边总有些流言飞语。国王王后对他很好，却从不明白表示他是他们的儿子。俄狄浦斯只好求神灵明示。阿波罗的神示说他是杀父娶母的家伙。他惊骇不已，决心与命运抗争，远离故国和父母。

他沮丧地朝忒拜国而来。

眼下忒拜国正受到司芬克斯这个狮身人面的

女妖的威胁。她占据了人们的必经之路，要你猜她的谜语，猜对了她投崖自杀，猜错了她吃掉你。那谜语是智慧女神雅典娜传授给她的，谁能破译得了？

老国王拉伊俄斯为百姓担忧，决定到郊外的神庙求祈神的帮助。主从五人乘车经过三岔路口时正遇上没精打采走来的俄狄浦斯。车夫与无意中挡了路的年轻人口角了乃至动起手。老王赶路心切也帮着车夫打俄狄浦斯。本来就烦心无尽的小伙子一时暴怒了，失手打死老国王又打死了围攻来的三个侍从。只有一位老侍从逃脱了。

如是，俄狄浦斯杀死了自己的生身父亲。

在悬崖边，俄狄浦斯遇上司芬克斯。那女妖喝令他猜早上4条腿，中午两条腿，晚上3条腿，是何物？聪明的俄狄浦斯说那是人——婴儿时爬行，长大了立行，晚年时拄杖行。司芬克斯满面羞愧，纵身跳下悬崖。忒拜国大难得救。

忒拜城举国上下拥戴俄狄浦斯为英雄，因老王新死就拜他为新国王。在三岔路口侥幸逃脱的老侍从见新王竟是打死老王的人，又惊又怕躲了起来。按照习俗，新王可以娶老王的寡妻为王后。

于是，俄狄浦斯竟娶了自己的生母伊俄卡斯忒为妻，并同她生下两儿两女。

关于在阴差阳错中，主人公应验了“杀父娶母”的

神示，自不必说。有一点须读者注意：无论老王和王后还是俄狄浦斯本人都是竭力与神示的命运抗争着，避之不及。

该剧作者索福克勒斯大约生于公元前 496 年。他生活的年月正是以雅典为核心的古希腊城邦国由兴起，又经历了梭伦改革、克里斯提尼改革并赢得了历时半世纪的希波战争而走向值得骄傲的黄金时代——伯里克利时代。索福克勒斯是当时的民主派领袖，又是雅典首席执政官伯里克利的好朋友。

他父亲是雅典附近一个兵器作坊的场主。他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音乐体育方面受过规范训练。希波战争时，他正值少年，参加过著名的萨拉米海战的庆典，大出风头。他很早就展示出写戏的才华。当时，古希腊经济繁荣、民主意识强烈。戏剧这一红火热闹的娱乐形式倍受国人崇尚。每年雅典城都要举办 3 个戏剧节，搞大赛。这对戏剧的创作和演出无疑产生强大刺激。难怪索福克勒斯一生能创造出 123 部悲喜剧，被誉为“戏剧艺术的荷马”。

那是个无比绚丽的戏剧艺术的童年。

俄狄浦斯王治国有方，深受国民爱戴。可这一年天降大难，灾祸频仍，人畜饥疫。百姓号泣于宫门，求国王为其免灾。俄狄浦斯忧心如焚，令妻弟克瑞翁去求神赐福。克瑞翁带回神示：必须惩办杀先王的凶手，才能平息神怒。

俄狄浦斯王在全城追查，立誓严办杀先王的凶手。

克瑞翁建议请教先知忒瑞西阿斯。此人虽是瞎子但能熟知过去和未来。

可这位圣贤的盲人满面愁苦不肯开口。问急了，他跪下说：我不愿自己苦恼，更不愿您苦恼。国王急了，说：我真怀疑是你杀了先王。这话激怒了先知忒瑞西阿斯。他脱口而出说：凶手就是你。

该说古希腊跟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很相似，是个英雄倍出的年月。尽管荒蛮与蒙昧杂于其间，可无论政治、军事、经济、艺术和学术都有雨后春笋样的开拓性进展。就人的自为意识和伦理观念——这两样关系到人类自身的理性，就如人类开始知道自身有手有眼并开始有意识地使用它们一样，重要起来了。由是，作为当时最主要的艺术形式——戏剧，来表现这些理性，显然是正常的。

俄狄浦斯的父母和俄狄浦斯跟命运跟神示抗争——竭力避开灾祸。这既是人的自为的理性意识又是对伦理的尊重。

而人的命运及神示，在剧中显然是很强大的，没法逃脱。这正是人类史初，人的一种不自信和对大自然的恐惧心理的反映。

说来，这种宿命观本身也该说是一种素朴的理性。